

東征北伐四大戰役 (三)

蔣君章

對周蔭人軍的研判

周蔭人之南下，尙有足以牽制東路軍的大陰謀，是即密派代表至香港，與陳炯明聯絡，令其號召散處潮梅之餘孽及東江上游之匪類，響應其南侵。陳乃令黃強爲張毅之嚮導，並鼓勵平山、淡水、五華、惠州一帶的散部與匪類，牽制東路軍。故何總指揮應欽一面動員北進，一面必須安定後方，請委軍校潮州分校教育長王繩祖爲潮州衛戍司令，以學生軍四百人爲潮州治安之主力，以何輯五爲潮梅警備司令，總負維持後方治安之全責，敷設水雷於汕、梅、馬蘇口，以防敵艦之潛入。輯五爲何總指揮敬公四弟，爲人沉着有方略，善能應付複雜環境，故以少數兵力，綏靖後方，終東路軍北伐期間，軍民輯睦，地方安寧，無後顧之憂，皆敬公內舉不避親之效也。敬公並組織閩參謀團，作爲對閩方民軍的聯絡機構與輸送給養的任務。九月十八日，謀報周蔭人已於十七日抵漳州，敵孫雲峯五營在武平、瀨溪附近對粵警戒，劉俊、李寶珩、李鳳翔等部向峯市、松口、永定、大埔前進，張毅主力將出平和進饒平，其援敵之敵亦移而攻粵，向上杭移動，並令南侵部隊於二十

日前集中松口，其後方尙有第一補充旅集中於泉州，二十九混成旅，集結中同安，作爲增援。

何總指揮詳審敵軍情況，判斷可能之發展如下：

(一) 敵之後援部隊必受民軍牽制，難於動員參戰；

(二) 第三師曹杜兩旅已受命於革命軍，師部直轄部隊僅千餘人，且已被疑，故置於劉李兩部之前以監視而消滅之。

(三) 周蔭人之衛隊團及劉李孫張各部爲攻粵之主力，周蔭人與張毅相互猜忌，作戰必難協調，可各個擊破之。

判斷既定，乃採行動。時何總指揮轄下之部隊，僅有第一軍之第三師、第十四師、獨立第四師之兩團與五十八團，步槍不過六千枝，砲僅八門；而敵軍則有步槍三萬餘枝，機關槍六十餘挺，砲二十餘門，多出革命軍五倍以上。故蔣總司令對何總指揮的作戰原則之指示，諄囑不宜急攻，以守勢爲原則。但何總指揮之作戰部署，略加變通，以一部對黃岡、饒平之敵，採攻勢防禦；以主力配置於松口高陂，待敵深入而痛擊之。乃命張貞的獨立第四師擔任黃岡、饒平方面之警

戒，命譚曙卿率第三師位置於松口，另以十四師馮軼斐部及五十八團位置於松口之高陂附近。假定張毅部先進饒平，則我高陂之主力向饒平進擊，如劉俊先向大埔前進，則十四師與第三師，由三河壩迎擊；如上杭之敵先經峯市或蕉嶺前進，則誘至松口而擊破之。

九月二十七日周蔭人率衛隊兩團及劉俊、李寶珩等部集中龍岩，命杜起雲位置於永定蘆下壩，曹萬順旅位置於壕坑與峯市，張毅部位置於小溪山城。革命軍則都已到達指定地點集中待命。何總指揮乃約曹杜兩旅長面授機宜，曹杜各恐周起疑，密派代表以敵之作戰計劃陳獻，故敵之行動計劃，已全在何氏掌握中了。十月一日，周蔭人以張毅部爲第一軍集中雲霄，俟第二軍到達大埔，第三軍到達三河壩，即出攻饒平，以李鳳翔部爲第二軍，集中大壩、岩前，出蕉嶺、平遠；以劉俊、李寶珩爲第三軍，集中永定，出大埔；以孫雲峯及衛隊團爲第四軍，位置於汀杭爲總預備。何總指揮據報後，令曹杜兩旅仍駐岩前等地，牽制孫雲峯部，並向革命軍下令，分別警戒。十月四日，據報漳浦敵增兩營，劉俊部三日到永安，並有一團至峯市。六日，李寶珩及劉俊部續

到峯市，周蔭人則至永定，杜旅移向下壩圩，張毅部至雲霄、平和。何總指揮判斷，敵既至峯市，必趨松口，我不宜以主力在松口對敵決戰，以致難於消滅敵人，反授敵人以繞攻潮汕之機會，故不應輕動；周部在永定既僅衛隊兩團，是其總部所在，也是敵弱點所在，其高級指揮部及兵站必在城內，出其不意而攻之，破之必易。

根據敵情制定機宜

何應欽總指揮乃頒發如下之作戰命令：

(一) 本軍擬以主力迅速擊破永安(安爲原文，疑係定字之誤)之敵；

(二) 第十四師於明(七)日出發，經湖寮向大埔縣前進，八日到達大埔縣城東端之鴉鵲坪待命；

(三) 第三師(缺第九團)於明(七)日出發，經東文部向大埔縣前進，八日到達大埔縣城北端待命；注意，第八團於八日在東文部出發，隨同該師前進；

(四) 第三師第九團位置於松口，待敵到達松口附近時，該團退至松口對岸之溪南，作河川防禦以阻止該敵渡河，務與敵保持接觸以牽制之；

(五) 第五十八團於明(七)日出發，向楓郎前進，於八日到達楓郎，與獨立第四師確取聯絡，對下洋、平和方面，嚴密戒備。

十月七日，革命軍第九團一部在狗尾坑佔領陣地，時峯市之敵正向松口前進，八日佔領松口市，據河北岸，展開陣地，與狗尾坑之革命軍隔

河鏖戰，相持約三小時，居民紛紛逃避，密報敵有絡繹不絕之後續部隊。周蔭人果於六日至永定，城內敵僅千餘人，下洋下壩無敵踪。何總指揮乃令五十八團「於九日由楓郎出發，向白侯前進，即日到達下洋、平和方面，嚴密警戒，掩護本軍之右翼」。又令第九團「如數退却，該團渡河追擊，以牽制該敵，使不得向他方移動」；又令曹杜兩旅長「迅向孫雲峯攻擊」。令畢，即親率軍部及直屬部隊進駐大埔縣城，復向各部下命令：

(一) 本軍以主力於明(九)日向永定之敵攻擊，以一部佔領蘆下壩附近，堵截由峯市來援之敵；

(二) 第三師明(九)日向永定前進，即到達永定城附近，向該城附近之敵攻擊；

(三) 第十四師(缺四十一團及砲兵一連、工兵一排)，向蘆下壩前進，即日到達蘆下壩附近，以阻止由峯市向永定增援之敵，如情況許可，應佔峯市橋樑，但須注意由永定逃向峯市之敵；

(四) 四十一團附砲一連、工兵一排爲總預備隊，於明(九)日由大埔出發，即刻到達左弼侯命。

同日，向獨立第四師及五十八團下令云：「獨立第四師不得已時可逐漸向潮州後撤，但須固守潮州；第五十八團仍位置於白侯，向下洋和平警戒，掩護本軍右側，如受敵壓迫，可逐漸退向三河壩，但須固守三河壩，萬一我軍攻永定時，張毅經下洋援永定，或經楓郎擾我後方，則獨立

四師及五十八團協同攻擊該敵，此時五十八團歸張師長指揮。」何氏即在九日正午十二時移左弼。譚師長報告云：永定之敵本日(九)尚有向峯市開拔者，上杭有敵一團開駐永定，有一連向本師警戒。「時譚部已開至茅坪及溢丘岡，可以直接發動對永定之攻擊，請示可否直攻永定？何氏立即同意，第八團即以兩營兵力，攻擊城外東端高地之一團敵軍而克之，敵軍抵抗不力，士氣低落，一如何氏的判斷。

阻敵南下安定後方

九日，何氏又接到第十四師長的敵情報告：「峯市之敵，由劉俊率領，除李寶珩旅外，有胡、王、周三團，聞尚有鍾國續到。」據此情形，永定非迅予佔領不可，乃令總預備隊於十一日午前五時出發，增援第三師，攻佔永定城，由何氏親自率領。是日敵孫雲峯部第一團在永定南門河北，構築防禦工事，頑強抵抗，但是經不起第三師的猛攻，敗退入城。十日拂曉，第三師進攻城東高地之敵軍，峯市敵援軍約一團亦到，第三師分頭迎敵，何氏親率總預備隊(缺一營)增援城西南革命軍，士氣大振，午後五時，擊潰敵軍，城東高地之敵軍亦潰，狼狽逃遁，城內敵豎白幟投降，革命軍遂克永定。時周蔭人方得佔領松口之捷報，喜不自禁，而不知永定已危在頃刻間，革命軍移師迅速，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而永定居民且紛起割斷電線，周蔭人在消息不通的驚惶失措中，於午後四時率其親信十餘人，委棄所有公文糧秣軍火而越城逃竄，其手書之請援電稿，

置於桌上，墨潘尙未乾也。其時十四師也肅清了蘆下壩的敵人，此雙重捷訊，奠定了東路軍全部勝利之基礎。永定之役，俘敵官兵一千四百餘人，砲彈五百發，七九步槍彈九百萬，其他軍用品無算，革命軍之火，因而大為增加。

永定、蘆下壩兩次勝利之後，何氏決心率本軍經峯市，迂迴劉俊部之後，施以夾攻而破之。十一日，革命軍繼續前進，攻擊松口敵軍之後方。時松口敵軍，尙與革命軍第九團隔河對峙，尙不知永定峯市已有重大變化，革命軍正進攻其後方。何氏進攻松口的兵力部署如下：

右縱隊長譚曙卿 第三師（缺八、九兩團）
第四十一團（缺第三營）；
左縱隊長馮軼斐 第十四師（缺四十一團）
，附機關槍一排；
總預備隊隊長張義 第四十一團第三營，附機關槍一排。

十一日午後三時，革命軍各部，集中於指定地點，十二日拂曉，革命軍向松口之敵總攻，敵聞風喪胆，雖欲陸續向蕉嶺、松源退却，但爲時已晚，故李寶珩、劉俊兩部，十二日尙在松口。是日午前十一時，革命軍左縱隊之前哨，開始與敵接觸，陸團亦渡河擊敵，敵甫交即退，左縱隊即佔福喜亭一帶高地，並派步、砲、機關槍攻擊敵之左翼。午後三時，革命軍漸次接近敵軍陣地。敵忽增援，向革命軍右翼包圍。革命軍左縱隊以預備隊增強左翼，其前進之步兵一營，與右縱隊會合，反將該敵包圍，敵軍慌亂，革命軍衝鋒前進，佔領其陣地數處。時激戰重心在觀音凹，

而左縱隊之預備隊已悉數使用，何氏乃以總預備參加左縱隊作戰，右縱隊亦轉向該方面增援，敵急將松口殘部增援，企圖突圍，但經革命軍力戰，未能得逞。相持至十三日，左右兩縱隊合力佔領兩高地，並突破其副防禦線之一部，敵遂潰亂，而撤之援軍亦到，激戰復起，經數度衝殺，敵傷亡枕籍；而革命軍第九團忽在上游渡河，向松口之敵猛攻，敵遂不支，向隆文圩潰退。革命軍乘勝追擊，圍獲步槍四千支，砲十餘門，俘敵四千有餘，李寶珩及團營連長五十餘人，劉俊逃向松源，僅以身免。由俘獲之人槍估計，敵勢仍優，但終於全軍覆沒者，革命軍蓋以戰略與氣勢以及居民之助。何氏所部，本僅敵軍的五分之一不足，但不與敵作正面之攻擊，引誘其主力入預布之陷阱，而以輕兵襲其總部，反由敵之後方進擊，與預伏之守軍夾攻，敵之優勢兵力，反無用武之地而就殲。永定與松口之勝利，使敵南下計劃，完全失敗，不僅安定了粵東，且爲東路軍由閩入浙，與江右革命軍相呼應，一舉破孫傳芳之主要根據地而克復京滬。自此，何氏能兵善戰之名，遂騰播於中外，而爲國人所欽敬了。

龍潭之役關係重大

革命軍西路之大勝利與江西鏖戰之摧毀孫傳芳主力，而東路軍又長驅北進，益使第三國際在我國的主要分子震驚。方 蔣總司令與孫傳芳主力激戰南昌附近時，被共黨操縱的武昌國民政府，百計以阻撓之，如不發援兵，不發放軍餉等，都是它最毒辣的手段，江右軍進攻南京時，蟄伏

第六軍中的共黨分子，對外人在南京之財產，肆意剝掠，妄圖引起國際的干涉，計皆不遂；而在上海之所謂赤色工聯，乘機謀亂，亦被救平。忠於國民黨的同志，忍無可忍，乃有清黨之舉，時在民國十六年三月。清黨以後的國民黨，定都南京，不再受武漢政府的控制，雙方成對峙態勢。是年六月，武漢方面的忠黨同志也發現了共黨的陰謀，實施分共。寧漢兩方的謀國宗旨，又趨一致，於是有了合作的進行。蔣總司令爲了表示清黨反共，是爲了黨和國家，並非爲個人的權利、地位，乃於八月間宣布下野，南京方面的軍事，交由何、李、白三總指揮負責，國民政府本爲常務委員會制，大體上由李烈鈞等負責。

孫傳芳軍雖盡失閩、贛、蘇、皖的地盤，但其殘部尙有相當實力，都退集於蘇、魯邊區，且有北方張作霖的安國軍爲其後援。時張自稱爲安國軍總司令，旨在對革命軍之對抗。蔣總司令下野，孫傳芳認爲捲土重來之最好機會，於是傾其全力，向江北與皖北發動總攻擊。時南京方面的軍事，雖由何、李、白三總指揮負責，但何總指揮是之責任最重。

寧漢分裂軍事形勢

當寧漢分裂之際，南京的國民革命軍雖會肅清津浦路線與運河一帶之敵軍而克復徐州。但該方面的敵軍乘武漢與南京對峙的機會，大舉反攻，革命軍爲了防兵上的需要撤出淮河以北及高郵、寶應等以北，以致這些地區重陷敵手。蔣總司令下野時，規定革命軍之配置如下：

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所轄部隊為第一軍、第十四軍、第十七軍、第二十六軍、第三十一軍、第十軍、獨立第四師、警備第一師，除一部位置於浙西外，應配置必要兵力於鹽城、寶應、天長一帶，對江北南進之敵，為必要之部署。

第二路軍總指揮白崇禧，所轄部隊為第六軍、第三十七軍、第四十軍、第四十四軍，為總預備隊，位於泰縣外，餘位置於浦口、含山、南京、當塗之間，努力整頓補充。

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宗仁，所轄部隊為第七軍、第十五軍、新編第十軍、第二十七軍、第三十三軍、暫編第十一軍、王金翰師、顏德基師，其任務除以一部位於皖西外，應配置必要兵力於滁州、全椒、拓皋、合肥、六安一帶，對於津浦路及壽縣方面南進之敵，為必要之部署。

第一、第三路間之作戰地區分配為瓜埠、六合、天長、蔣家壩之線，線上屬第一路。

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所轄為第一、第二兩艦隊。

何總指揮本此命令，規定防禦部署如下：

「本路對江北之敵，決定佔領丁溪、塘子鎮、與化、高郵、寶應全家集、天長、六合等處，取攻勢防禦。

安豐鎮、塘子鎮、秦潼、姜堰、黃橋以東為第一防禦區，……寶應、高郵、邵伯以東至第一防禦區間為第二防禦區，……以西為第三防禦區。

第一防禦區指揮官曹萬順，兵力第十七軍及李德銘師。

第二防禦區指揮官劉峙，兵力第十九師及九十二師。

第一、第二防禦區預備隊第十七師。

第三、防禦區指揮官賴世璜，兵力第二十二師、第十四軍第二師，預備隊第十四軍第一師。

總預備 第一軍(缺第二十二兩師)。

第十四軍第二師應於天長全家集對峙蔣壩警戒……

天長六合為我軍出擊據點，應須堅守，在運河以東之各部隊，應以田清、水潭經油壘舍、與化、塘子鎮、丁溪鎮至沈家灶之河川為本防禦線。」

這是江北的外衛防禦部署，布置可謂周密。

時 蔣總統司令已辭職，但軍事委員會予以慰留，在未回任前之指揮，由軍事委員會負責。十六年八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以敵來勢甚猛，下令所有江北部隊，一律退至江南，憑江固守，以逸待勞。孫傳芳軍遂未經戰鬥而掩有江北地區，浸而渡江威脅南京了。八月中旬，國民革命軍退至南岸，孫傳芳部跟踪南下，進至浦口。於是革命軍作如下的防禦部署：

(一) 第一路軍担任烏龍山以東長江下游一帶之防務；

(二) 第二路軍以第三十三軍担任合肥、六安間之防務外，其餘各軍担任東西梁山以西長

江上游之防務，但三十七軍應位於蕪湖；

(三) 第三路軍應担任烏龍山以西東西梁山上以東長江中段之防務，四十軍先位置於含山、和縣，爾後向當塗采石磯移動，第四十四軍位置於慈湖鎮及銅井鎮等處，扼要防守。

(四) 海軍除以主力任南京江陰間之警戒外，應各以一部游弋長江上下游，嚴密警戒。其時寧漢合作，尚未談妥，上游仍有警戒之必要。故 蔣總司令留下之布置與軍事委員會之部署，都有防守武漢軍東下之措施。由軍委員會之防禦計劃，可知以第一路軍對付江北運河南下之敵，而以第三路對付由津浦鐵路南下之敵，而京滬一帶乃敵軍主要的攻擊目標，故第一路軍之任務最為重要。

任務區分與軍力配置

何總指揮接受軍委員會之命令後，所作任務之區分與軍力之配備，其要點如下：

(一) 本路軍担任滬寧間烏龍山至吳淞一帶之防務，暫取攻勢防禦，於長江沿岸配備警戒，而以主力位置於丹陽附近，待機出擊。

(二) 各部隊之警戒區如下：

1. 第二十六軍以主力位置於上海南翔間，警戒瀏河至吳淞之線。

2. 第十七軍以主力位置常熟太倉，警戒瀏河至鹿苑鎮之線。

3. 第九十二師以主力位置於楊舍營，警戒鹿苑以西至四五節橋之線。

4. 第十四軍以主力位置於無錫江陰，警戒

四五節橋以西至石莊鎮之線。
5. 第十八軍以主力位置陵口鎮，警戒石港鎮至大港鎮之線。

6. 第一軍的第十四師以主力位置於鎮江，警戒大港鎮以西至下渡口之線，並於和尚洲、世業洲各派一小部，駐守警戒。

7. 第一軍之第一師以主力置龍潭，警戒下渡至烏龍山之線，烏龍山不屬之。

8. 望江亭烏龍山麒麟門之線，由警備第一師任警戒。

又令各部隊對北岸敵人易於蔽蔽之渡口，均須嚴密注意，各部隊應詳察地形，妥速配備，並與左右翼密取聯繫，互相連絡。至八月下旬，部署有稍變更，以第一軍二十二師代警備第一師，警備第一師第三團之一營在棲霞，第一團在堯化門警戒。

部署方定孫軍渡江

革命軍部署甫定，孫傳芳也選擇最適宜的渡河地點，以直撲南京爲其主要目標。其選定有利地點爲龍潭，認爲登陸以後，上可以脅佔南京，下可以趨鎮常而窺錫、蘇。他認定，蔣總司令下野後，南京已羣龍無首，一聞敵軍至龍潭，必形成慌亂，取之不啻如反掌之易；而不知國民黨與革命軍是有組織的、有訓練的，南京之沉着應付，大出孫之意外，而其當面以革命軍則爲作戰力最強之第一軍。由此可知何總指揮以第一軍配備於京鎮之間，而龍潭亦特有第一軍之主力，在軍略上已有料敵如神之布置了。孫軍除龍潭渡江外

，尚有由六合至划子口以趨棲霞山麓，由六合入大河口以達龍潭及水泥廠，另由儀徵的十二圩入下渡口以趨京滬路上之蜀站，對龍潭採分進合擊的戰略。孫認爲這些地區都由南北向之小河，可資進軍，水田都有田埂可資掩護，均對孫軍之行動有利；而不知棲霞山爲京東門戶，何總指揮也早已調駐部隊，準備迎擊敵人，此外，敵在上游的和州、有西梁山，烏江集，江浦和下游之揚州、六合、興化、南通，都有行動，以牽制革命軍，而不知此等地區，何總指揮都已配備重兵。由此，可知何總指揮料敵如神，不僅善攻，且亦善守。

孫部此次渡江進攻，號稱十一師六混成旅，且係殘部之精銳，可謂傾巢來犯，志在必得。八月下旬，敵在上游伴渡，妄圖移轉革命軍之注意力，至二十五日，突由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處渡河，向烏龍山、棲霞山及龍潭等處大舉進犯，並由十二圩向燕子磯及笆斗山、鎮江等處偷渡，以牽制革命軍。敵渡河向烏龍山進攻時，適值大霧，視線不清，東方高地，遂被敵佔。革命第七軍馳援，克服高地，敵被包圍繳械，殘部退向石埠橋，與該方上陸之敵相合，棲霞山駐軍不敵，車站被佔，第一軍與第七軍合力反攻，激戰至二十七日下午，克復棲霞山，並將南北象山之高地奪回，該方面之危機，始告解除。龍潭方面，敵於二十六日驟攻，車站被佔，革命軍第一軍第十四師馳往，驅退敵人，但敵據江岸頑抗，大隊敵軍上陸增援，下游之第一軍亦陸續到達，激戰至二十八日晚，勝負互見，而敵軍兵力較厚，龍潭

再陷。此時各處敗殘之敵與新渡之敵會合，力爭龍潭南面之高地，一面復向棲霞湯水等區，擴展陣地，二十九日並向下蜀攻擊前進。革命軍既了解龍潭爲主戰場，乃分調第一、第七兩軍之主力，由白總指揮率下游第一軍攻其東，由第七軍攻其西，何總指揮率在京之第一軍攻其南，自三十日至三十一日三面圍攻，始將敵軍全部擊破，該方面敵軍非死即俘，江北殘敵，也會倉皇遁了。

六晝夜慘烈肉搏戰

龍潭之役，先後激戰六晝夜，白刃肉搏，戰況慘烈，死傷竟達萬餘人，是革命軍北伐以來，最激烈的戰役之一。革命軍增援部隊，隨到隨戰，無不爭先恐後，士氣高揚，也以此役爲最。革命軍乘勝進擊北退敵人，旋即恢復撤退江北駐軍時之態勢，首都及江南形勢，遂告安定。

是役，敵渡河部隊究有多少？初不甚詳，但就作戰時所發現者及繳械時發現者推之，可確知其概況。計烏江鎮爲第八師第十六旅全部，棲霞山及龍潭方面最先任渡河之掩護者爲第九師段承澤之全部及另外的一個團，第十四師之兩團，在龍潭附近作戰者爲敵之第二師、第四師、第七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第十一師、第十二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十五混成旅、第二十九混成旅，且有海圻、海琛、澄和、威海四艦，附有飛機，故經此一敗，孫傳芳部已大部分消滅。是役敵勢之雄厚如此，而國民革命軍竟獲全勝，其基礎實爲何總指揮在江南全盤的軍事布置，洞悉敵情，而作戰力最強的部隊位置於京鎮一帶，

尤其龍潭一帶，而第七軍之位置於京西近郊，與勝利也大有關係。

精誠為貴執行完滿

何敬公是領袖的股肱，勳業蓋世，人人所仰，其對黨國的貢獻，實非一篇短文所能畢述，故作者僅就淡水、棉湖、松口、龍潭四役的作戰經過作一回憶的紀錄，作者的主要目的，略有下述諸點：

第一，國民革命軍在黃埔校軍的時代和北伐的初期，都是在劣勢的人數與裝備之下，進行作戰，但能完全獲得勝利，其基礎是以三民主義為中心而有創造新中國的理想而奮的精練節制之有勇往直前的士氣，加上指揮官的智慧、軍紀嚴明所產生的民衆之推誠合作，部隊上下一心，軍民完全一體，用能以少勝多，這證明了精神勝於物質的大原則，這也是我們反攻復國的勝利基礎。

第二，就何敬公來說，在這四大戰役中，領袖是策劃的中心，而執行到完整無缺的負責人，我們應首推何公。試問沒有淡水之役的勝利和棉湖之役的勝利，那裏還會產生第一次掃蕩陳炯明殘部於潮汕的成功；沒有永定和松口的勝利，則廣東革命策源地且顯現重重的危機，不僅中路（江西方面）北伐軍之進展受到嚴重的打擊，即西路已完成的勝利，亦大受影響，這正是第三國際共黨分子之最大期望，北伐完成將不知延至何時，而共黨分子在國民黨中的篡奪陰謀，勢必乘機發展，國本且有動搖之虞；沒有龍潭之役的勝利，則江南勢將重陷軍閥之手，寧漢合作轉變為共

黨分子與孫傳芳軍摧毀國民革命軍之合作，國民革命之前途，真使我們不堪想像。因此，作者在此，要特別補充說明，在寧漢合作以前的武漢軍之向東壓迫，說得輕一點，是鼓勵了孫傳芳的南侵，說得重一點，也可看作與孫軍合作，摧毀南京革命軍之陰謀。我們必須指出國民革命軍底定長江下游以後的兵力，已超過孫軍甚多，但龍潭之役，國民革命軍之兵力，仍居劣勢，這是因為既須防備武漢之東下，又須阻拒孫軍之南侵，不免備多力分，致為孫軍所乘。

重要時機轉捩之點

第三，在四大戰役中，前兩役何敬公所任者僅是一方面的重任，恪遵校長命令行事，盡其個人崗位的職責而徹底執行，至永定松口之役，蔣總司令遠在贛中，遭遇勁敵，對東路軍之實力甚為清楚，而對東路軍當前的敵情則有模糊不清之遺憾，故其指示尚以守重於攻為原則。何公略加變更，引敵人深入而自蹈陷阱，以輕軍潛行猛進，突破其巢穴，說者或以何公此舉頗具孤注一擲之冒險性，但何公胸有成竹，一舉破敵，而以東路軍長驅北進，會同江右軍收復京滬，與此後之適時清黨與適時建都南京，適時阻止武漢軍之東下與孫軍之南侵都有連帶關係，作者要特別強調「適時」二字之意義，那便是千鈞一髮之軍機，失此時機，那便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可能了。何公對國家之貢獻，即此一端，已足說明是如何的重大了。

推誠相與同舟共濟

第四，龍潭之役，何、李、白三總指揮地位相等，權力相等相同，且各有專任，以後來的事實發證李、白二人另有野心，而何公與李、白合作得很緊密，彼此應援，不分界限，此又足說明何敬公之善與同僚相處。明顯地說，龍潭之役的勝利完全是何公指揮的第一軍與李宗仁指揮的第七軍為最重要的中心，而白崇禧總指揮坐鎮鎮江，何公悉以鎮江以東的第一路之全權指揮交與白崇禧，其推誠相與的作風，完全具推誠相與同舟共濟的決心，稍有差池，便將影響全局。陳訓正所編之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有云「我方第一線之兵力，時虞欠缺，凡所調集之增援隊，不計多寡，不問先後，無不隨到隨增加，隨進隨應戰，更無一定之步驟，與統一之計畫，互爭先後之時間，相奪丈尺之土地」（史稿卷三），合三路為一路，合全軍為一心，與敵作總體之拚命，乃奠定勝利之基礎，是皆何公胸懷坦蕩，至公無私所得之結果。總觀何敬公在四役中所見之工作上的特色，對敵有深刻而正確之判斷，處置有周詳而縝密的部署，行動勇敢而迅速，臨危從容安詳而果斷，名將風度，方諸唐代的李衛公靖，實不多讓。

淡水、棉湖、松口、龍潭四戰役，距今已五十多年，談革命戰史者已少涉及，謹簡述其經過與意義，以見何敬公對黨國最重大的貢獻，都有關鍵性的重要，亦何公勳業最早的基礎，亦所以使我青年朋友了解一個偉人之成功與成名，乃至將來名垂青史，都由鼎力奮鬥而來，決無幸致之理。

(全文完)